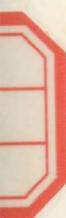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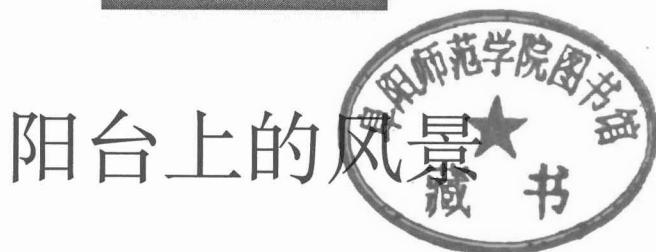


阳台上的风景

魏永贵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魏永贵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阳台上的风景 / 魏永贵著. —北京：地震出版社，2013. 5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28-4

I . ①阳… II . ①魏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8033 号

地震版 XM2980

阳台上的风景

魏永贵 著

责任编辑：范静泊

责任校对：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：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：100081

发行部：68423031 68467993 传真：88421706

门市部：68467991 传真：68467991

总编室：68462709 68721982 传真：68455221

E-mail：seis@mailbox. rol. cn. net

<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>

经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版（印）次：2013 年 5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字数：230 千字

印张：15

书号：ISBN 978-7-5028-4228-4/I (4916)

定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证书

地震出版社：

贵单位出版的《冰心儿童图书获奖作品》(共 60 册) 图书荣获
第 23 届上海市中小学、幼儿园优秀图书评选活动。

一 等 奖



目 录

雪上的舞蹈	(1)
爱的毒药	(4)
青杏儿	(7)
蝴蝶兰	(10)
最灿烂的	(13)
风 波	(15)
买 鸡	(17)
杀 手	(20)
单腿蹦	(23)
永远的雕像	(25)
睡上铺的女孩	(27)
听话的爹	(30)
智力竞赛	(32)
落叶沙沙	(34)
阳光下的遭遇	(37)
阳台上的风景	(39)
遥远的村路	(42)
父亲的守候	(45)
乡野的声音	(48)
悬挂的人	(51)
狗	(54)
锈 刀	(56)

金子	(58)
交杯	(60)
矮五	(63)
舀缸	(66)
失落	(69)
放鞭炮的老人	(71)
最后的艺术	(73)
先生	(75)
雪墙	(78)
胖三	(81)
回声	(85)
门票	(88)
猫步	(91)
吆喝	(94)
树	(97)
面试	(100)
目的地	(103)
幸福死了	(106)
贪酒的贼	(109)
戴口罩的人	(111)
老安跳海的四个版本	(113)
老板老妪和码字人的故事	(118)
永远的微笑	(120)
瓦解	(122)
蠢驴	(125)
灵猫	(127)
大风	(129)
跳跃	(131)

人 言	(133)
哆 噜	(135)
干 股	(138)
春 宵	(141)
结 局	(144)
可 乐	(147)
阿 正	(150)
错 误	(152)
清 白	(154)
尾 随	(157)
最后的要求	(160)
市长擦鞋的新闻	(163)
见面礼	(166)
告密者	(169)
就差那么一点儿	(172)
街心花园的现场办公会	(174)
句 号	(176)
威 胁	(179)
玩 儿	(182)
出 门	(186)
待 遇	(188)
枯萎的花	(191)
空地的鲜花	(194)
一片叶子	(196)
一个西瓜	(198)
温暖的冬夜	(200)
玩笑与游戏	(202)
过街天桥上的飞翔	(206)

踩着我肩膀上去的那个人	(209)
那只鞋	(212)
坦 克	(214)
黑乌鸦	(217)
伞 下	(220)
父亲的礼物	(222)
伸 手	(225)
感谢一双鞋	(227)
儿子给爹的一瓶酒	(229)

雪上的舞蹈

那个下午美惠一直趴在窗前。

美惠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窗外的风景。

其实现在窗外的风景十分单调，天地一片洁白。其实即使有美丽的景致，现在的美惠也根本无心欣赏。雪越下越大。雪下得天昏地暗。以前河水一样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现在似乎也被冻僵了，影子也没有。

美惠，别趴那儿，窗台太凉了，他不会来的。妈妈走到美惠的房间，提醒说。

不，他说过一定来的，说好下午三点准时出现的，现在离三点还有十几分钟呢。美惠头也不回，继续看着窗外。

妈妈轻轻拍了一下美惠：你这傻孩子，他说两点，可你们约时间的时候没有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雪呀。今天连公交车出租车也停了，他能飞来啊？

美惠调皮地一笑：他昨天说过的，就是天上下刀子他也会来。现在是下雪，不是下刀子呢。美惠又把头扭向了窗外。

美惠是在网上和他认识的。美惠平时是很少上网的，只是在两周一休的空当妈妈才给她一个小时的上网时间。读高三的美惠过了春节就要向高考冲刺。跟班上其他同学比，美惠已经够幸运了。

美惠妈妈对美惠的“宽容”是有原因的。妈妈对美惠一直怀着歉疚。

美惠三岁的时候在一个下雪天摔了一跤，骨折了，因为复位不好，留下了后遗症。从此，左腿和右腿的步幅就不能一致，有一些轻度的瘸。而且每到阴雨天，特别是下雪寒冷的时候，左腿的伤处像有许多蚂蚁在咬，隐隐地疼。后来大了，上学了，美惠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就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了。上了高中以后，爱美的美惠有时候偷偷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泣。

美惠讨厌冬天，可她同样害怕夏天。夏天里同学们都穿上五颜六色的连衣裙，亭亭玉立，而她穿上连衣裙，走起路来就有些滑稽，所以只能在房间镜子面前穿。

孤僻自卑的美惠封闭了自己。当她提出买一台电脑的时候，妈妈立即同意了。妈妈说：我相信我们聪明美丽的美惠能够把握好自己。美惠笑着说：妈妈，你拐弯抹角的，不就是怕我网恋吗，谁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

美惠给自己取了一个叫“厌雪公主”的网名。在网上冲浪不久，她就和一个叫“雪上飞”的家伙对上了话。

“雪上飞”说：你不是“厌雪”，是厌学吧。

美惠说：不，我的确讨厌雪，是一场雪把我几乎变成了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。

聪明的美惠回避了“残疾”两个字。

“雪上飞”说：这有什么，身体有缺陷，可以用生命的精彩来弥补。如果因为身体缺陷最终导致思想缺陷，那样的生命才是真正可悲呢。

美惠马上回敬“雪上飞”：哼，你在背诵谁的哲理散文呢，你怎么能体会我的痛苦。你叫“雪上飞”，你一定喜欢雪吧。

“雪上飞”说：对，我喜欢雪的洁白，雪的博大宽厚包容。我喜欢在飘着雪花的时候翩翩起舞，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随雪花一起飞舞，所以我给自己取了“雪上飞”这样一个美丽又富有诗意的名字！

“雪上飞”的乐观和风趣感染了美惠。美惠感到很快乐。几次交流，美惠知道“雪上飞”也是一个高三的学生，住在城市的西区。后来她还知道，在不久前，“雪上飞”还获得了学校组织的冰舞比赛冠军，那个节目是他自编自演的，名字就叫《雪上飞》。

昨天晚上，他们又在网络上“遭遇”了。“舌战”了一番后，美惠说：“雪上飞”，明天让我欣赏欣赏你的获奖作品《雪上飞》吧。美惠只是调侃而已，没想到“雪上飞”一口答应了：好啊，我正想出门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呢，时间、地点，你定！

美惠一下慌了，她只是随口说说，再说，还没有跟妈妈汇报，不能随便决定，而且，最主要的是，自己的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吓跑了他？网上不是流行“见光死”吗，真要让他失望了，不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吗？

美惠半天没有回音，“雪上飞”大概看出了她的犹豫。“雪上飞”说：怎么，“厌雪公主”怕被人拐骗了？你说个地方，你只在窗口看一眼，可以吗？

美惠觉得“雪上飞”的想法很浪漫，而且，也不需要面对面接触，避免第一次见面的尴尬。于是，他们约定了今天这个“特别”的约会。美惠家对面就是一个小广场，广场中央有一个雕塑。“雪上飞”说好下午三点整就在雕塑旁边准时出现。下线的时候美惠说：明天可能会有雪呀。“雪上飞”说：你忘了我的名字就叫“雪上飞”呢。

没有想到真下雪了。而且下得这么大。

美惠，三点到了，他不会来了，除非他能飞过来。妈妈又走到美惠房间来了。美惠笑着说：妈妈，你说对了，他的名字就叫“雪上飞”，他还获过冰舞表演冠军呢！

就在美惠和妈妈说话的时候，窗外的大雪中，渐渐出现了一个身影，直接滑到了广场中央的雕塑旁。美惠看见了，妈妈看见了！

妈妈，是他，是他！

美惠激动地喊了起来。

那个身影顶着洁白的雪花，忽然翩翩舞起来了。那样轻盈，刚毅。纷飞的雪，成了美妙绝伦的舞台背景。

趴在窗口的美惠闪着泪花。

妈妈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那个雪中欢快飘逸的舞者，在雪地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生命曲线，用他身下那张轻巧的轮椅！

爱的毒药

娘那一天很漂亮。

在亮子的记忆里，是头一次看见娘这样漂亮，就像过年墙上贴的画。

亮子说，娘，你今天咋这样好看呢。娘就笑了。

亮子说，娘，怪呢，你咋笑了还流眼泪了呢。

娘就去摸亮子刚长出来的头发茬子。娘说，傻儿子，娘高兴呢，娘看见儿子要上学堂了呢。娘又烧了一盆水，就说，来，娘给你洗把脸，洗了脸长得俊，将来就能找个俊媳妇呢。

亮子说，才不呢，听大人说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不要媳妇，我要跟娘一辈子。

娘又流眼泪了。这一次亮子没有看见。亮子正把头埋在水盆里让娘哗哗地洗着。娘的眼泪就滴在亮子的后脑勺上。

娘接了亮子的话茬。娘说，傻孩子，娘哪能跟你一辈子？娘这个病身子，哪天说没就没了呢。

亮子呼啦把脸从水盆里翘起来了。亮子说，才不呢，等我再长几年就出去干活，就挣钱给娘治病。娘轻轻拍了亮子一巴掌。娘说，挣什么钱？你得读书，将来才有个出息呢。

娘给亮子洗得白白净净，又把亮子的衣裳扯得整整齐齐。娘这才撑着腰慢慢坐在椅子上。娘说，亮子，你出去玩吧，要去对面的山上抓蚂蚱

去，娘嘴馋想吃油炸蚂蚱了呢。

亮子说，才不呢，爹下地前拎着我的耳朵嘱咐我在家守着娘呢，我怕爹的巴掌扇呢。

娘就举起了巴掌，就落在了亮子的屁股蛋上。娘说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你怕爹的巴掌就不怕娘的巴掌吗？娘最后柔柔地摸了摸亮子湿漉漉的头，娘说，乖，娘累了，想自己清静清静。

亮子就撅着嘴出门了。撅着嘴的亮子说，爹要是知道我出去玩了就会揍我的。

娘说，不会的。娘又说，去吧乖儿子，到时候娘替你说话。

亮子就走到屋场子外去了。亮子走了很远，还看见娘倚着门框。

亮子就去了对门的山上。就像一只蚂蚱一样在草丛里蹦蹦跳跳。就抓了一只又一只又大又肥的蚂蚱。

亮子回家的时候，日头已经落山了。亮子拎着一串穿在草茎上的还在划着腿的蚂蚱蹦进了门槛。亮子还没有来得及喊娘，脸上就挨了一巴掌。

比哪一次都重的一巴掌。

爹的声音就在耳朵旁炸响：你个挨刀的，我叫你在家守着娘，你死哪儿去了呢？

亮子感觉到爹骂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。平时是吼着的，今天却是哭出来的。

亮子直着脖子说，是娘撵我出去的。

亮子又说，是娘说她要睡一会儿的。

亮子还说，是娘让我去对门山上抓蚂蚱的。

亮子抹了一把眼泪，跑到娘躺着的床前摇着娘：娘，你说爹揍我的时候替我说话的，你咋不说呢……

五岁的亮子摇着娘呜呜地哭。

亮子说，娘，你看我抓了多少蚂蚱，你说要炸着吃的……眼泪流在亮子抓蚂蚱时被草割破的脸上，生疼生疼。

亮子没有摇醒娘。

得了绝症拒绝治疗的娘怕拖累了家，支走年幼的亮子，用一碗农药结束了自己生命。

十几年后，亮子成了第一个走出山里的大学生。

上大学读生物系的亮子有一天听老师念一篇科学报道：一个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，如果将一种黑头蚂蚱全家老小关在一个瓶子里，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蚂蚱父母总是先死，他们的尸体留给小蚂蚱做食物，小蚂蚱的生命一般能延续五天之久……科学家一直没有明白，蚂蚱父母是如何做到先行死亡的。这也成为一个谜。

坐在明亮教室里的亮子流下了热泪。

后来亮子举起了手。

老师请亮子站了起来。

亮子说，老师，我知道这个谜。

哦？

老师的、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亮子脸上。

亮子说，蚂蚱父母为了儿女生命的延续，用的是一种特别的“毒药”。我知道这种毒药的名字。

亮子走到讲台上，拿起了一截粉笔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字——爱。

青杏儿

星期五放学的时候，高二（7）班的李鸿塞给王杏一张纸条，跑开了。王杏躲到一边打开纸条，脸颊上就飞起了两朵桃花。

条子上写着：明天上午九点，去爬对面的山吧，我们去看风景。

王杏记起，前天课间休息，在教学楼五楼的走廊里，对着对面那片青山，他们曾经说过有一天去爬山看风景的。

星期六对高二的李鸿和王杏来讲，是一个月少有的休息日。上午九点，李鸿和王杏就走在了山间小道上。树林阴翳，山风轻拂。王杏忍不住唱起了蔡依林的歌来，声音在林子里萦绕。李鸿情不自禁拉着王杏的手，感觉就在飞翔。

翻过一座山，下坡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李鸿回过身来，张开双臂迎接行走不稳的王杏。王杏就扑进了李鸿的怀中。

王杏听见了李鸿“噗噗”的心跳。王杏的心也仿佛跳到了嗓子眼儿。

那一刻，山林寂静极了。连鸟儿的叫声也似乎听不见。

“嗬、嗬、嗬——”

突然，一个老人故意咳嗽的声音飘进了他们的耳朵。王杏立即挣脱了李鸿的双臂。随后，他们就听到了老人慢腾腾的话音：“谁家的小孩子不在家学习，跑到山上玩来了？”

他们这才看见附近的一个小半坡上，坐着一个老人，笑眯眯地望着

他们。

李鸿故意说：“大爷，我们不是孩子了。”

老人呵呵笑着说：“小东西，你以为我老了，眼神不好使了是吧。呵呵，对面山上的那头牛，公母我都能分清呢！”

李鸿的脸忽然就红了。老人说：“看看，我才说了这话你就脸红了，还说自己不是孩子呢！”

“老爷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”王杏主动跟老人打了招呼。

老人又呵呵笑了，说：“你们看我头上是什么？”

李鸿和王杏这才抬头看。就看见一棵树，上面结满了绿色的果子。

王杏激动得眼睛都亮了：“哇！这么多绿果！”

王杏就踮起脚尖去摘。李鸿也伸手摘了一把果子。

老人依然坐在半坡上，笑眯眯地看着。

王杏把那果子在手里蹭了一下，“咔嚓”就咬了一口。转眼间，“呸”的一声吐了出来。李鸿急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王杏皱着眉头说：“你自己尝一尝就知道了。”李鸿半信半疑也咬了一口，立即就咧着嘴吐了出来，连说：“苦死了！苦死了！”王杏在一边格格格笑弯了腰。

这时候老人说话了：“孩子们，知道这是什么果吗？”

王杏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又苦又涩，难吃死了。”李鸿也说不知道。

“孩子们，这就是杏子啊。”老人说。

王杏说：“不对，这不是杏子，杏子是黄黄的，软软的，可甜了！我吃过的，你骗不了我。”

老人说：“小姑娘，我怎么会骗你呢。这的确是杏子，只是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，所以它的颜色是绿的，味道当然又苦又涩，而且——”

老人歇了一口气。王杏着急地问：“而且什么呀？”

“而且它们现在还有毒性，吃多了是会坏肚子的。”老人认真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王杏和李鸿突然安静了下来。

老人叹了一口气，脸色忽然凝重下来：“孩子们，你们这个年纪，其实也像这树上的青杏儿，正是生长的季节，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呢。这没

熟的果子是不能轻易就提前品尝啊。”

王杏眨巴着眼睛看着李鸿。李鸿似乎有些不服气，说：“老爷爷，你怎么跟我们的德育老师的口气一样啊！”

老人看了王杏他们一眼，把目光转向了十几米开外的了的一个小土包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看见这个小土丘了吧？”

凸起的土丘上，芳草萋萋。

老人说：“这里躺着一个曾经很漂亮的小女孩。不懂事的她偷吃了禁果，惹来了一场他们没有想到的灾祸——最后，她想不开，就傻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……那年，她才十六岁，像花一样的年纪啊。她是我的孙女……”

王杏的心里霎时就像搁了一块石头。李鸿也低下了眼睛。

老人继续说：“我经常到这里来看她……以前，都是她给我讲故事，还给我挠痒痒……现在，什么也没有了……”

王杏看见老爷爷的眼睛里有一种晶莹的东西在闪。

山林寂静得只有树叶的“簌簌”声。

“孩子们，回家吧，大人们惦记着呢——等杏儿熟了的时候，爷爷摘给你们吃，啊？”老人望着远山，轻声说道。

王杏说了一声“谢谢爷爷”，看了一眼李鸿。

随后，就和李鸿一前一后下山了。

王杏手里一直攥着一颗硬硬的青青的杏儿。